

余宁平 杜芳琴 主编

UNRULY
KNOWLEDGE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不守规矩的知识

妇女学的全球与区域视界

不守规矩的知识

——妇女学的全球与区域视界

余宁平 杜芳琴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总序 (修订)

20 世纪 60 年代末妇女学(women's studies)的兴起是人类认识 and 知识革命的重大事件。这一方兴未艾的新兴学术正在席卷全球,锐不可当。因为妇女学顺应时代的进步潮流和学术、教育发展趋势——在知识领域,她从社会性别的维度切入,对人类知识进行全面的检视、反思和重建;在社会领域,她旨在消除性别歧视而又关注阶级、种族、民族、族裔、地区、年龄等一切不平等、不公正问题,不但在理论上如此宣示探讨,更强调身体力行地为实现公平正义而奋斗;在天人关系方面,她具有社会人文关怀而又注意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和可持续性关系。她的宏伟目标和宗旨决定了该学科领域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特点、合作的工作模式和多重敏感批判视角在理论实践中的体现。

妇女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引入中国,除了少数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出版和学科框架构设外,那时对妇女学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妇女问题”的“妇女研究”,在高等学校开设课程和进行学科建制的微乎其微。妇女学学科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初具规模的集体行动是在 20 世纪末,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挑头的“发展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联合课题启动。这个为期六年之久的课题针对全国高校开展妇女学的教师培训和课程开设,由于偶然性和当时条件的局限,课题确定了四个优先发展的学科:一是本

身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基础”，二是既有原来的学科边界又有多学科和跨学科潜力的“社会性别与历史学”，三是“社会性别与社会学”，四是“社会性别与教育学”。每个子课题首先在开展翻译引进、梳理本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举办读书研讨，开展师资培训、编写教材、开设课程试点和进行教学法的探讨等一系列的学科建设的奠基性工作。这些活动的产出，起初，经过对过程实录整理内部印行过一系列的专辑；接着，为了满足妇女学快速发展的需要，使更多同行能分享资源和经验，课题组逐步推出“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由于四个子课题组的相对独立性，“书系”分别结集由数家出版社出版：其中天津师范大学承担的跨学科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基础”和“社会性别与历史学”的成果，以及《社会性别》不定期的系列出版物，还有作者自愿加盟的相关著作，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两个子课题的成果分别由教育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仅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课题完成和资助的出版物，从2002年到2009年，计有12种，按照出版时间前后胪列于下：

1.《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杜芳琴著，2002）

2.《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的全球与区域视界》（余宁平、杜芳琴主编，2003）

3.《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杜芳琴、王向贤主编，2003）

4.《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杜芳琴、王政主编，2004）

5.《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王政 著，2004）

6.《社会性别》（第1辑）（杜芳琴、王政主编，2004）

7.《社会性别》（第2辑）（杜芳琴、王政主编，2004）

8.《当妇女提问时——美国妇女学的创建之路》（玛丽琳·J·波克塞著，余宁平等译，郑新蓉等审校，2006）

9.《阅读高等教育——基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视角》（王珺著，

2006)

10.《社会性别》(第3辑)(杜芳琴主编,2007)

11.《社会性别》(第4辑)(杜芳琴、崔鲜香、王向贤主编,2009)

12.《理论与方法——海外妇女/性别史论文精选》(蔡一平、杜芳琴主编,2009)

以上成果尽管仅是该课题产出的一部分,但作者、译者、编著者、出版者共同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还应特别指出的,每本著作的问世,皆得益于国内外妇女学者的合作和交流。在课题运行的近七年时间里,参与者有国内数十所大学的数以百计的妇女学者(有的是妇女研究中心的成员),研究生和活动家也不下百名。举办的读书研讨班、学术交流会、各种培训和课程研究班不下数十次,开设的课程不下百门,研究和教学成果累累,打破了国内妇女学长期停滞和沉寂的状态。国外的合作者遍布欧美、亚洲,其中,美国的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马里兰大学妇女学系、加州大学的戴维斯和圣·克鲁斯学区历史系和妇女学系的妇女史同行、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斯坦福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巴纳特学院、罗格斯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和约克大学的妇女学系的同行(有的是旅美、加同胞)给予的支持、帮助,都是至关重要、实际及时的。在亚洲近邻,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亚洲妇女学中心主持的亚洲妇女学课题与我们课题的密切合作,直接推动了区域妇女学发展。在与港台同行的交往学习中,由于没有语言障碍而有同根同文的交流之便,他们的经验和开拓使大陆妇女学获益更多。

尽管中国大陆妇女学30年进程步履维艰,但当猛回首看今朝瞻未来,才发现发展势头之迅猛,令人鼓舞。进入21世纪,不止是仅此一家课题在推进妇女学,分布于京、津、沪、辽、湘、粤、新、陇、桂等省(市、区)的妇女学项目各逞千秋,彼此呼应,推波助澜,掀起高潮。正因为今天中国妇女学的繁荣兴旺,才拉动了对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著作的需求。作为课题主要负责人主编的、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妇女与社会性

别学书系”在经过几年来读者的严格选择后报以厚爱,原发行量不菲的书,也将逐渐修订重印,再飨读者,实乃著作者、编译者欣幸之事。

该书系的出版与部分重印,也足见出版社慧眼独具,善于捕捉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内开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风气之先。尤其可贵的,在当今以“女”与“性”为卖点、虚假学术盛行、粗制滥造的文字垃圾触目皆见的文化商潮中,天津人民出版社能一如既往坚持学术标准,宁缺毋滥,保证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精品奉献读者,这种严谨作风必将在出版史、学术史以及教育史留下佳话。为此,我也期望着由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中心即将推出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续)”早日问世!

杜芳琴 王政

2003年7月

杜芳琴修订

2009年7月

目 录

- 1 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与学科问题/玛丽莲·鲍克塞/1
- 2 被学科学科化? 在妇女学中跨学科研究使命的需要/朱迪思·A. 阿伦、萨利·L. 基思/12
- 3 妇女学与课程改革/贝蒂·施密茨、黛比·罗森费尔特等/36
- 4 重新规划大学的蓝图:培养妇女学博士的前景/玛丽莲·鲍克塞/77
- 5 妇女学导论课本中女权主义的意义与用途/帕特斯·麦克德莫特/93
- 6 女权主义理论的国际化/金承庆、卡洛里·麦克肯/119
- 7 韩国的妇女学/张必和/134
- 8 “黑夜与他的白天”: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朱迪思·洛伯/144
- 9 理论和理论化:理解的一体化框架/格温·科克等/175
- 10 西方妇女经验的区别:种族、阶级和社会变迁/罗莎琳达·冈扎勒兹/190
- 11 傲慢,世界漫游和多元文化女权主义:女性生殖器切割手术的个案分析/伊萨贝勒·R. 冈宁/210
- 12 强制性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生活/埃德瑞恩·里奇/254
- 13 妇女对结构性调整政策反响的个案研究/阿·林恩·鲍勒斯/294
- 14 教育与农村妇女:建立一种可选择的视角/维那·玛苏姆达/314

不守规矩的知识： 妇女学与学科问题

玛丽莲·鲍克塞

(Marilyn J. Boxer)

1

二十五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出席了一个大学课程设置委员会的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我代表我们中心去要求委员会接受妇女学为一门新的副课。委员会的主席是个经典学者，享有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传统价值观的声誉。我们递交的申请被排在那天讨论的第一项。我刚从研究生院毕业，从未经历过任何大学委员会的会议程序，完全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但是我准备回答关于课程内容和预计学生兴趣这些问题。主席用做开场白的八个字令我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依然记忆犹新，因为那几个字让我震惊。主席瞪眼盯着我，问道：“妇女学是一门学科吗？”(Is women's studies a discipline?)

我几乎不明白那个词(discipline)用在这儿是什么意思^①，除了知道它带有惩罚的意思，我确实觉得这种问题是种惩罚——那时我还没有读过福科关于惩罚方式的论著。我怎么回答呢？我愿意想象我的回答是：“这是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或者我以反问来向他挑战：“经典研

究——你的专业领域——是门学科吗？”我现在懂得他试图惩戒我和我们中心的所有的人。我现在知道了 discipline 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的 disciplina,意思是指导信徒,在古英语中同 doctrina(教义,教条)词义相似,涉及到对知识的获取,类似“文科”的意思。什么算学科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总之,它反映了学科界限的“不可避免的任意性”。如果是今天,我会问那委员会主席,他的问题是否试图通过否认我的知识的合理性来“将已被人们接受的认识论领地的历史具体性自然化”?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他是否试图在新生力量前扮演卫道士的角色?那时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级别很低的教师,我们是只有临时工作岗位的讲师,但我们出于女权主义的信念而不同寻常地坚持我们的追求。

不过我是在这个被用做知识界的武器、看来有点恶作剧的词再次被人用来反对妇女学时才开始调查它的历史和认识背景。在第二次事件中我们的对立面是个女的,她的专业背景是英国文学,负责一个由学生设计的跨三个领域的主修项目,三个领域被称为三个学科。我们的一个学生申请了一个适合她个人的,包括妇女学、文学和舞蹈的跨学科主修课程,这个申请没被批准,理由是妇女学已经是多学科的,因此不适合包括在一个需要综合三个学科的主修课程中。这件事发生后,我便开始探究“学科”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向负责人展示了有关学科定义在历史上的变化和不固定性,以及在大学词语中学科和系之间的混乱——既然像人类学、经典研究和宗教学这些真正多学科的领域在大学里都被当做一个学科,并以此立系,为什么妇女学不能享有同等待遇?我们最后赢了这场斗争。

在高等院校干了多年高级行政管理后的今天,我可以同学术界的任何挑战者辩论。我知道学术政策和高校的操作程序经常是由任意性的定义和常规的运作所主宰的。但我们不能忽略它们,我们必须关注这一切。我们需要对我们工作取得成功的至关重要的资源;我们还需要我们从事领域的合法性以及在专业知识方面授予我们的文化权威性。我们要别人注意我们,因为我们想开启人们的思想。我们想改变

他们。我们还想向排斥我们、扭曲对我们自己和对世界的理解的僵化思维模式和体制结构进行挑战。我们想体验适合我们对自身感受,适合我们思想追求和人生目的的个人和职业的身份。我们知道声称表现世界的知识会做错误的再表现,同时这类知识又在构造世界。我们想干预和改变这一切。欲达此目的,我们必须向规则挑战。

在此我要做一个小小的坦白:我这个报告的题目——“不守规矩的知识”是来自我爱读谋杀侦探小说的习惯。有一部系列小说是讲一个15世纪的前女权主义修女,从中我了解了主宰她的生活范围的“规矩”。这“规矩”对另一位7世纪的爱尔兰修女侦探法黛玛也很重要,在一段历险中她被指派带着她那教派的规矩到罗马去申请教皇的批准。

现在我们干妇女学的不会去寻求任何所谓圣明权威的庇护,更不用说教皇的保佑了。但为我们的事业建立一个有用的结构要求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同权威人士的关系之中。这些发出权威声音的人士大部分为男性,在两个多世纪前他们开始将各种知识圈入了学科的形式,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些形式构成了高等教育界,并继续界定着我们的思想和体制活动。“学科”被用来识别一组知识,同时也用于辨别建构界限的过程,规范和塑造这组知识的过程以及参与制造这类知识必须的训练过程。无论是用做名词还是动词,discipline的概念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很大。作为教师和学者,我们都是在学科中训练有素的。(此处为双关语,另一层意思是:我们都被惩戒得很守纪律了——译者)

但我们不是彻头彻尾的信徒。从我们的事业开端,我们就抵制了一些学科规矩。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要检查我们同学科的关系,要为不守规矩的行为设计一个策略,以利于推进在学术界进行女权主义教育的目标。随着研究生教育的扩大,在跨学科或独立的妇女学中心中的博士班数字在过去四年里翻了一倍。(加拿大约克大学妇女学学院现在就有43名博士生)如何培养下一代妇女学学者对于她们个人的前途和我们的集体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今日教育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主题、课程和知识都是人的建

构,是在对大量潜在的学习主题选择的基础上创立的。教育哲学家简·罗兰德·马丁(Jane Roland Martin)将这些主题称为“主题实体”。它们被选上是因为有些权威人士认为这是绅士和商人学习的适宜材料,尤其在欧洲,是那些占满了教授课堂的未来的国家官员和公务员学习的合适材料。今天在我们学术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许多学科都是在19世纪后期,特别是在70年代到90年代被界定,从大范围的知识中被圈出来,成为被称做系的学术结构的基础。(这一概念可追溯到1213年的巴黎大学)系主任向学院的教务长报告,标准化的课程要求、评分制度,本科生教育分成主修专业、副课、选修课,通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制度,这一切都是在一百年前才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开始的,大部分是直接来自德国大学引进的。

在这样一个被大卫·戴姆罗奇(David Damrosch)称为“大学的工业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原始材料“在模仿工业的新的劳动分工中”被重新组织了,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包括“知识的生产”这类新词,它的效率是靠借助工业领域的组织和管理模式来促进的。戴姆罗奇说:“这台工业机器的运作同19世纪后期完善的经济原则保持一致。自由市场竞争的规范充斥在这个体系的每个阶层,尤其是那些学科和系。在学科之内,达尔文式的斗争旨在获取思想的自由竞争,其胜者是由市场的消费者所决定的。”他们在专业化的同时也在进行排斥,新的学科人士创造了向学界之外的业余爱好者关闭的专业。从写历史到从医,妇女由此失去了许多职业培训的途径。在学界内部,新的专业人士对在他们划定的知识范围内的所有材料建立起专利权。这些垄断权力导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对学术地盘的争斗,比如在文学系和宗教学之间的争斗,在心理学和语言学之间、人类学或政治学同民族学之间、地理学和地质学之间的争斗。

争斗的单位要争的不仅是思想成果,还有体制资源。我当了十二年的教务长和副校长,对学科间的争吵和恶斗体验丰富。我知道学者们是运用理论辩论和学术原则来掩盖个人利益的大师。同妇女学面对

的许多的问题一样,对算不算学科的争论是大学里的流行病,不能仅仅归咎于我们事业的基石——女权主义。借用戴姆罗奇妥帖的比喻来说,到了20世纪,“学界的系变得像具有自控经济的一个个小国家”。早期大学的“质询的团体”已经变成了“质询的涣散”。随着学科身份权力的增长,“知识分子的社会交际能力”降低了。为跨越这些鸿沟而做的大量努力尚不成功。

这一部体制的历史可以说明在处理学科和跨学科的问题上我们正面对何等困难的处境。就好比想对主权国家宣传国际主义!尽管许多系是亚学科之间的“便利婚姻”,那些亚学科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极深的差异,(例如像人类学、生物学和经典研究)它们可能同其他系的亚学科有更大的相同之处,但正是系使跨系的合作艰难无比。他们表现出民族主义、孤立主义,甚至是沙文主义的行为。体制的权力,包括分配资源、责任、奖励的权力,在各自的疆界之内得到捍卫。系构成了一位科学史学家所称的“动力结构”。这些结构“组装、安排和复制了对政治经济功能和使它运行的权力关系制度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技术操作”。它们也是“分配地位的工具”。大学里的知识,用女权主义理论术语来说,是具体位置和立场的知识,深深地植根在历史和政治经济以及个人的意识之中。

这种情形并非全是弊病。学科为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学科也鼓励了同事间的分享、忠诚和自豪感。这些机构为学生和学者提供了体制中的家园,我们中的部分人还享受了作为这些机构成员的好处。我们寻求那些具有学科教授头衔掌管这类好处的精选人物的接纳。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如此大胆地质询“学科”这个概念?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

我们是在一个有趣的时刻进入学术界的,那时朱丽·克莱恩(Julie Thompson Klein)的文章《模糊,裂缝,跨越:学科的渗透和断裂》已经出炉,(这个标题援引了佛罗伦斯·豪[Florence Howe]更早的文章《打破学科》)我们为此进程做过贡献。但是就在知识被分割成越来越

小、越来越专的单位的时,跨学科的交流也迅速增加,我们也加入了这个过程。“学科在运动中”。在每一个领域我们的著述都深化了知识和修改了阐释。我们不断地跨越学科界限,从别的学科引进或同别的学科合作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克莱恩对知识生产中界限的渗透提出三个解释:

①“正常状态”。跨越界限是知识发展的一般特点,这在广泛地借用工具和“知识工人在流动中跨过学科界限去解决问题”中表现明显。这类渗透对学科秩序不形成挑战。

②“特殊状态”。学科的障碍导致了“特别机制”的形成(跨系的项目、研究小组、中心、混合领域),但是“学科中心依然稳固”,渗透最终是“或常规化或边缘化”。

③“对立状态”。学科组织的前提成为争议问题,寻求“永久的跨学科结构,注重解决问题的智力工作以及政治干预”。

克莱恩将这三类界限跨越状态同社会政治文化其他方面的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立场作了类比。

另一种对学科挑战的考察从认识论角度提出认知与知识的问题,把知者置于学科之外、学科之间或学科之内。知识是游离于我们自身之外的客体吗?对这个问题今天几乎没什么人会回答是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936年在一部关于知识的社会学名著中指出:“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表述这个问题的层次,你希望达到的抽象和具体的程度,都同社会存在缠绕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妇女问题”(这个提法是19世纪的表述方式)反映了那些创造和声称解决这一问题的男性利益和经历。但是如曼海姆进一步阐述的那样:“知识的新形式产生于集体生活的状况,而不是靠什么知识理论证明它们可能产生而出现,所以它们不必先通过认识论理论来取得合法性。”这不是否认认识论和哲学的重要性。曼海姆论道:我们必须以新发现的实证材料来重审我们知识的基础。事实上也确实有此必要。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呼吁结束我们的守势。全美妇女学学会二十

周年的年会第一次在堪萨斯大学举办,此会上一个论坛的标题是“妇女学是个学科吗?”我认为现在是让这个周而复始的问题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接受我们所居住的复杂世界,把不一致作为我们的常规,集中精力解决我们工作中出现的智力与教学方面的问题^②,这些就是我们的挑战者也能允许的。我们应该为妇女学的贡献感到自豪。不断提出新问题的妇女学发现了新的实证材料,表述了新的阐释,推动了无数领域中知识的发展进步,实现着高等教育的使命,并服务于社会的目标。我们既参与了“知识的裂变”,为许多学科增添了亚学科;又参与了“知识的熔合”,为人类经验的基本见识带来了新的统一性。我的这些比喻来自拉斯藤·罗伊(Rustum Roy)的著作,他是一位物理化学家,在1979年写了关于跨学科的科学研究的。他指明大约在1960年“知识的裂变”的趋势达到了顶峰,自那以后公众期望大学的研究者能解决社会问题,以回报公众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支持,这推动了许多科学家去跨越学科界限。他们不仅是让美元推动着,也是因为“社会的真实问题并非以学科形状的块块出现的无情逻辑”。罗伊宣告说,社会上没有什么叫做“化学的”或“地质学的”或“经济学的”问题。自他的著作以后,新的跨学科领域出现了,如物质科学。

随着新的关系的出现,高等教育中也应该有新的组织结构。罗伊在1979年预言,到21世纪所有的主要大学将有既适应学科又适应“以使命为中心的实体”的组织结构,他设想建立永久性的教学和研究跨学科单位(IDUS),专门来解决社会关注的问题,如食品、能源、健康、住房、环境等。对每个IDU分配要用“人头和年数”来计算的“教工力量”。每个IDU要有来自四到八个系的教员,一个系不得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人员,IDU里半数人员的主要任命要在IDU。IDU有权自己任命一定比例的教员。在这样的大学里,系主任、教务长、实验室主任若能在不同教员部门中形成“相互交流”即会得到明确的奖励。大学章程承认跨学科的工作,纳入教员奖励分配制度。这个结构会便利许多跨学科领域的研究,那些领域同我们一样对目前的体制安排感到不

舒服。

这个模式对妇女学是否适用？我在我的近作《当妇女提问时》(When Women Question)的前言中，借用了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引语：“我们不是由别人提出的‘妇女问题’，我们是提问问题的妇女。”但是妇女状况中的不公正不正义以及它的影响确实是个问题。所以女权主义的妇女学属于每个高等教育机构的日程表，今日妇女学中的各种学者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专长。这要求我们有跨学科、多学科、超学科的方法。这也要求人们承认至少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不是作为知者之外的客体而存在的，如果把现存的学科当作终极的、唯一的知识模式，我们现在已有的集体知识的发展便不能进行。跨学科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认知方式”。

我们怎样才能处于最有利的位罝朝着未来推动这一思想呢？一位著名的妇女史学家最近说：“界限崩溃了，你得到的是一摊糨糊。”我不想缩小学生和教员面对的困难，但我想提几点建议：

①我们应该停止为妇女学是不是个学科而担心，如果我们喜欢，我们就称它为学科。

②我们应该同时追求两个目标：既尽可能深入而广泛地扎根于系科之中，又伸展出去参与适合我们当前知识兴趣和具体制度结构的跨学科单位。我们可以同时参与学科和跨越界限，而不去寻求搞跨界限。

③我们应该非常关注在妇女学中的同事的工作，她们的学科和方法都与不同。我们不应让“大鸿沟”在我们的学科内部也制造障碍。

④我们应该同时参与和支持学科专业协会与全美妇女学学会，在那儿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我们不必每年都参加每个年会，但应该鼓励所有妇女学学者做两种参与，在我们事业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将自己最好的著作贡献给双方。

⑤我们应该尽可能发展硕士和博士班，并同其他适宜的项目联合，尤其是硕士班可以同为社区服务的应用项目(如社会工作，教育，护理)

结合，在博士班可发展基础研究，对于一些前瞻性的建议，比如以一系列较短的几个相关领域的论文来代替三百到四百页的博士论文，我们起码应该调查研究。

有人对我说，妇女学是不是个学科的问题现在已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训练、研究和写作还是集中在其他学科中。我同意讨论妇女学是否是学科的问题已没有意义的说法，但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个问题已无关紧要。正如全美妇女学会太平洋西南地区研讨会的主题所说的：“到处都有妇女学。”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在为一本题为《水平的社会》(*The Horizontal Society*, 1999)的近作写的书评中说，“神父和父亲的垂直权威”已经让位给在全球社会的一系列“水平权威”。人的身份是扩散、多重、灵活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空间。

最后，我们应注意一下激励着我们的“挑战的诗神”，这也是女权主义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多种语言写成的女性诗集的书名。我想用选自希伯莱文诗卷的一首诗来结束此文。这首题为《女人》的诗为 Yehudit Kaffri 所写，由 Tsipi Keller 译成英文。我认为它也描述了我们在妇女学领域中耕耘的人们。

这个夸张的女人没被修剪好
 她伸展各式各样古怪的枝叉
 吸水的根因为干渴在叫喊。
 我会变好的，
 她发誓，
 明天他们会
 把我修剪得像一棵规规矩矩的树。
 把她从风景地移走，
 大自然的总监命令道，
 她破坏了轮廓线条，
 半个街坊的水费浪费在她身上，

甚至一条大河也不会够她喝。
不要紧的，有人说，
在一个干旱之极的夏季，
我看见好几只小鸟，
躲藏在那些古怪的枝叉树荫中，
这是大片田地上唯一的树荫。
树荫！园丁们鄙夷地吐了口唾沫。
她不知怎么做棵圆圆的棕榈，
也不像端正茂盛的无花果树，
或是通往墓地途中那笔直的柏树。
倘若你问我她有没有希望，
我想……
但我不会大声说出我的想法，
别告诉他们，
也许他们会忘记。
我们的园丁们，毕竟是非常忙碌。

——Yehudit Kaffri 作
Tsipi Keller 译

“她”和我们都是有希望的，希望还很大。我们已经成长，并将不断成长壮大，多姿多彩，更多的鸟儿会在我们的枝叉中找到遮风避雨之处。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园丁。我们开辟了不守规矩的花园。

① 英文 discipline 是个多义词。有“学科”、“纪律”、“惩罚”、“训练”等意思。作者在此文中巧妙地将各种词义联系起来。——译者

② 下面的问题是第 11 届伯克夏妇女史会议上“跨越学科和教学领地的大分界”论坛散发的，对我们考虑这类问题也许有所帮助。

• 我们怎样开始综合来自不同的学科或不同的文化、历史时期的新材料？